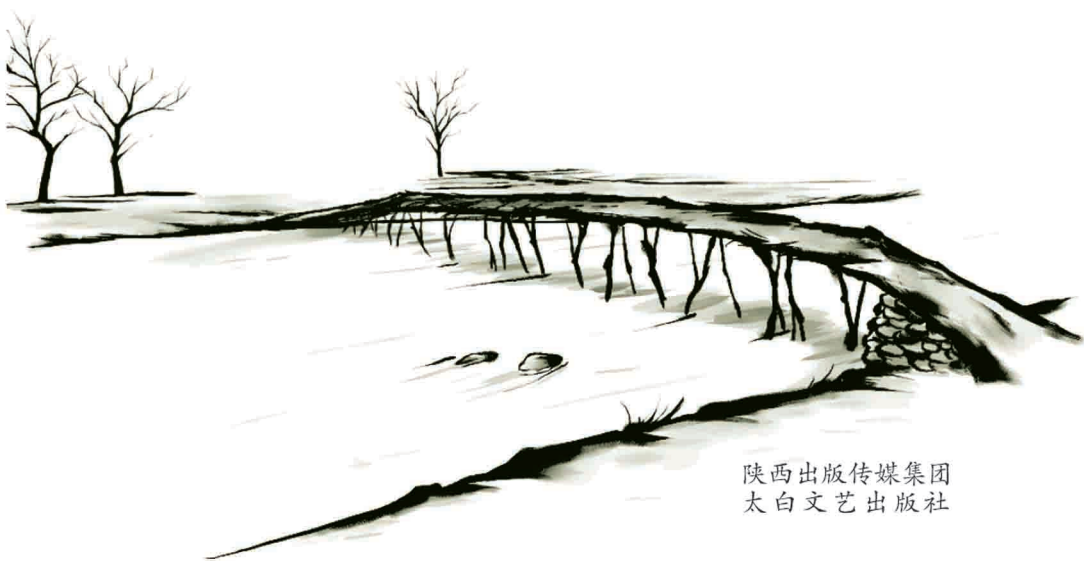


秋水绵长

雷元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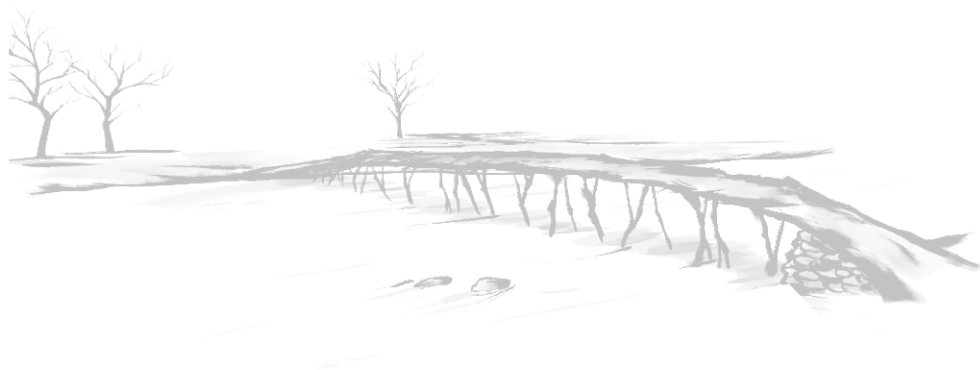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雷元富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1956年3月出生于陕西子洲一个农民家庭，自幼饱受饥寒贫困之苦，养成勤奋好学之风。1975年参加工作后，先后任南泥湾区委办公室主任，南泥湾镇党委书记，宝塔区委农工部长，宝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先后主编《南泥湾致富50例》《南泥湾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计划》《在英雄的土地上》，出版了散文集《情洒南泥湾》。

秋水绵长

雷元富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水绵长 / 雷元富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13-0803-8

I. ①秋… II. ①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7266号

秋水绵长

作 者	雷元富
责任编辑	马凤霞
封面设计	高 薇
版式设计	前程制版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03-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89107718

|| 深情源自悲悯（序）

——我对《秋水绵长》的解读

雷 涛

翻阅雷元富的散文集《秋水绵长》，我的脑际骤然定格了两个字：悲悯。集子的大多篇章都是忆旧，都是讲述令人悲伤令人怜悯的往事。而对亲朋的悲切思念和补偿缺憾，又是文字中的重中之重。这就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一个显著色彩：以悲情溢增感情，以悲悯感应同情。黄土深情也便在这样的气氛中营造并变得更加浓烈了。

曾经的苦难甚至生命之危，始终笼罩着作者的创作意识。依据我与他多年的交往和交谈，我知道他有一个辛酸的家史。祖籍是绥德县四十里铺的雷家圪塆村，那是整个家族的生命之根。可是，父亲八岁时，爷爷就辞世了，奶奶又改嫁到子洲县的丰山村。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父辈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而吃谷糠、吃树皮的幼年成长史，又为他追加了悲惨的生命烙印。他的家是这样，他外婆家更雪上加霜。外爷三十八岁撒手

人寰，“外婆将只有七岁的妈妈以童养媳的身份寄养在我爷爷奶奶家，自己背着只有五岁的舅舅东渡黄河在山西乞讨”。作者的幼小心灵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中奠基和塑造的。这种悲情影响了作者的青少年，也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他退休后想到用文字记录往事时，这种悲情便成了他创作的策源地和驱动力，而且更强烈了。我读《秋水绵长》，最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在复杂的感情纠结中动笔时有悲痛、伤感，有愧疚、遗憾，更有一种难以释怀和不吐不快的心绪。这是可贵的。散文以情感人，而情不是矫揉造作硬想出来、装扮出来的。如果是硬凑，必然是外秀内糟，除了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还有什么招呢？！

以我的感觉，悲悯意识就是这本书中多数篇章的“操盘手”。作者不是刻意要写些什么，要写到什么程度，或者一定要追求怎样的效果，而是要把憋在心底的真实故事一股脑儿地倒出来，倾诉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不掩饰、不雕琢的自然流露。写家庭是这样，写朋友、战友亦是如此。我读《再埋外婆》《表哥》《父母的遗产》《哭永斌》《秋水绵长》时，不时为其中的细节描写所感染。甚至，我把此“雷”与彼“雷”叠加在一起，认为那些苦水本该也由我们这边雷姓承担一部分才对。同时，也在想，假如我们这边雷氏家族也曾有这般苦难与艰辛，我在书写时可能会删减许多细节，有意将某些“隐痛”藏匿起来。现在看，我要这样做就是一种虚伪，而雷元富是真实的。

有悲悯，就有同情，就有大爱。元富在书中同样用了不少的篇章来写邻家、同学、同事，也写自然山水。这就说明，作者的

悲悯情怀不是自私的、狭隘的，而是博大的、普遍的。这种情怀的形成，当然与他家族艰辛的迁徙史相勾连。在贫瘠的山沟里为了求生而长途跋涉，就不能不乞求别人的恩赐和施舍，哪怕是一块黑面馍馍、一颗土豆，甚至一碗水，都可以拯救生命。父辈和作者本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就在思想深处给作者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在待人接物中知道同情别人、帮助别人，也珍惜每一滴水、每一株小草、每一棵树木。我曾多次与笃信上帝的信徒们交谈，他们告诉我，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就是人、动物，就是一草一木。你要爱上帝，就要爱人，爱一切动物，爱自然界的有所有，这才是大爱和真爱。元富是共产党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的境界也是修炼出来的。这些年不论是我走延安，还是元富下西安，我从元富所讲所做的事看到：他总是替别人想得多一些，能多为他人提供一些帮助才觉得心安理得。元富工作的最后落脚点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我认为，这既是组织上的安排，也可视为一种天意。

悲悯和敬业是相辅相成的。已经退休的元富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他说过，对于一个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的贫苦农家孩子来说，能够读书并吃上“皇粮”，还干到“县官”这一级，是祖上积了大德。他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为社会再做些善事，以对社会尽反哺之义。他常常和我聊起在南泥湾工作的岁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情洒南泥湾》），说他对这块宝地情有独钟。他曾经设想过要当一个好的村支部书记，可他在三十二岁时却当上了南泥湾公社党委书记。他坦言，如果说仕途顺当，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从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大胆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到制定南泥湾十年发展规划；从挖掘本地资源、开发红色旅游业，到建设经济强镇。元富将人生最具激情和活力的时光奉献给了南泥湾。2014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延安市学习了解“中疏外扩、削山建城”情况。元富知道后，盛邀我走一趟南泥湾。当车子驶入这个誉满全球的塞上江南时，元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满面春风，指个不停，说个不停。当我们到了一个叫石村的秀才村时，村干部和村民们都簇拥上来，和他们的雷书记拉手问候。这种如同久别亲人相逢的场面，让我再次感受到元富悲悯的情怀蝶化成的敬民亲民品质。

对于一个并非文学科班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一个把悲悯意识融会在文学创作中的业余作者而言，元富的两本散文集子已经了却了他的人生心愿。元富所追求的一定不是散文创作上的标新与突破，而仅仅是真实的记录，真实的倾吐，真实的情思奔流。留给他的当然会是欣慰、满足和长久的深情疏散。读者倘若也这么看，元富该有多么惬意和快乐。

目 录
CONTENTS

情深源于悲悯（序）雷涛/1

大年初一话当年/1

秋水绵长/6

票证的记忆/14

蓝花花故里秀才村/20

董书埋钟/27

二十里铺那一年/30

燕子/36

水的伤痕/39

观树感怀/43

黄牌记忆/47

感受真情/55

情感/61

邻家/69

黑户/73

玉江同志/79

李冲和他的南泥湾香菇面/85

哭永斌/91

小学同学/98

致酒友/105

赠鹏程/115

我和她/121

军旅情怀/132

四十年后的聚会/138

再埋外婆/145

亲情/150

我为姨夫唱红歌/155

父母的遗产/160

牵挂/166

表哥/171

亲人泪/177

大山风口那株树/182

退居乐趣/187

笔端悲喜 心中沧桑 苏世盛/193

情真意切 秋水绵长 闫晓萍/199

|| 大年初一话当年

一眨眼三十六年过去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昔相比，天地之差。

难忘 2 月 14 日。

更难忘 1975 年 2 月 14 日。

今年 2 月 14 日适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大年初一。

吃过饺子，追忆往昔，大年初一话当年。

1975 年 2 月 14 日，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四。在我离开校园回到农村半个月之后，突然接到临镇公社党委的双联便函，要我当日到公社报到。我被选聘为延安县路线教育宣传员，我工作了！

喜出望外的我，身着棉袄棉裤，外套是上学时穿的蓝中山服。一条毛毡，一条棉被，还没有床单，一个枕头且没有枕巾，所有这些行头用一根绳一捆就到公社报到了。铺盖放在公社办公室的门口时，不知内情的同事，压低了嗓音问：“你犯什么错误了？”我摇着头说：“我没犯什么错误。”“那你……”对方的话再没往下说。不言而喻，你这副样子，绝对是来挨批判的。

大
年
初
一
话
当
年

> 1 >

没几分钟，办公室主任和会计就将我安排好了，我同办公室主任住在一起。公社的那位慈善的老会计，操着浓厚的吴堡话说：“看这也是个恹惶娃娃。”就破例将公社的床单、被套、枕巾借我使用。我成为办公室主任的助手，负责抄写材料、刻印简报、编写广播稿，处理办公室的零碎事务。

公社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五名领导有一名书记、一名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名副书记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脱产、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十二三名正式干部。其余是亦工亦农人员，大师傅、管理员、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和七八个路线教育宣传员，近三十位干部挤在十六孔窑洞里。

当时的公社干部和当时的贫下中农一样，衣食住行、办公条件、工作环境是令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公社机关只有三辆自行车，党委书记一辆，“革委会”主任一辆，另一辆破旧不堪的由办公室安排作为应急的交通工具。几位副主任因为用自行车不时还闹得很不愉快。一日三餐，粗粮为主，早上是玉米馍洋芋条，中午白馍或面条，下午则是两面馍或小米饭。

全公社只有公社办公室、派出所、邮电所、粮站、水文站、供销社，各有一部手摇式电话机。

干部下乡把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一背，徒步而行。当时流行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公社书记是“东方红”（拖拉机），大队书记“小东风”（手扶拖拉机）。

当时的公社书记牛，在那个年代，书记一语定乾坤。招工一

了。公社干部牛，一句话就可以使贫下中农热血沸腾，一句话就可以使地、富、反、坏低头认罪。公社的话，就是党的话；政府的话，就是法律。

政治挂帅，学习第一。每天早上要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学习，梁效的文章不知学了多少遍。大会战的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每个大队的会战点都有自己的战斗口号，什么“日战太阳夜战星，没有月亮点马灯”“每天地头三顿饭，顿顿都提饭罐罐”“真革命假革命，关键时刻看行动”“学大寨，赶昔阳，人均产粮跨长江”……就连村名都改成东风、向阳、红旗、红卫等等。

那时的年轻人一心想工作，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大龄青年择对象，首先看对方的出身好坏（家庭成分），干部中也有人提出找对象的五大标准，即政治可靠是党团员，身体健康像运动员，长得好看像演员，工资能挣五十元（我们当时每月工资仅有三十元，还要交生产队十八元，自己只有十二元生活费），脾气好得像服务员。这只是底下议论，谁敢大胆说出去，就是低级下流之辈，轻则被人讥笑，重则会上挨批判。

农村青年男女更可怜，有些女孩儿找对象，提出必须是一工二干三军人，死活不嫁受苦人（指农民）。离姚家坡劳改农场较近的女娃提出，宁找一个就业犯，不跟一个受苦汉。就业犯就是劳改农场刑满后表现比较好、有一技之长的留场人员。这些当然要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判。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个年头的时髦话。生产队社员不能有

自留地，养猪养羊养鸡都要限制数量，多了就成了资本主义；偷买偷卖，就要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这年冬天公社在寺沟村召开了一次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把几户农民家里的几个柜子、桌子搬到台上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说实在的，那几件东西现在送人只能当柴烧。

那个年代，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越穷越对，越穷越光彩，因此有不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讨吃要饭、常年吃救济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理直气壮地喊：“我是平格淡淡的贫下中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成为这些贫下中农生活的基本规律。

走进供销社，几乎看不到一件高档商品，除锅碗瓢盆外，不少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自行车、缝纫机、的确良、涤卡、条绒等稍好一些的货物都要靠布证、棉花证、公社介绍信，就连买一斤白糖，也要凭证。青年男女结婚用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票证几年才能凑齐。粮站买面粉要凭粮票。先是没有粮票，公社开介绍信换粮票，粮票换好找主任，主任批了才能买到一袋标准粉。买一袋面粉不知道要给粮站主任说多少好话。过年喝酒，先到医院找打过点滴的药水瓶，洗干净后到姚家坡农场副业站托人买一斤一块三的散酒就十分满意了。能带上两瓶酒一袋面二斤肉回家过年，别人就刮目相看了，会说，当干部的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一年喝不上一瓶酒、吃不上一顿肉、吃不上白面大米的人为数不少。低标准、糠菜充饥是普遍现象。

极“左”的年代，多的是大会战、大批判。一年几乎没有节假日，就连元旦、春节也很少休息。1976年元旦，临镇大队

的几个蹲点干部和大队干部悄悄地偷着喝酒，被领导发现，训斥一顿。下乡干部一气之下将酒瓶摔在院子里，爱喝两盅的老队长流下了眼泪。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是天天在过年。

今天是2月14日、大年初一，是我参加工作三十六年的纪念日，我写此文权当纪念。使自己和朋友、同事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品味人生，品味社会，使我们能知足常乐，笑对人生。

|| 秋水绵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眷恋故乡。每当听到“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的歌曲时，老家的小山村、上学时的临镇、新移居的寨子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故乡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一草一木，故乡的干大干妈、兄弟姐妹，使我牵肠挂肚，难以忘怀。特别是父母去世后，按照他们的遗愿，将他们送回老家后，思念之情愈加强烈。每次回老家，一上山坡，看到熟悉的山形地貌，眼前豁然开朗，心情格外激动，我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每到父母的坟前，我就像久别的游子，又回到父母的怀抱。

儿时的生活是天真的，儿时心灵的记忆是一生都难以消逝的。最令我向往的还是我的第一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子洲县槐树岔乡大窑湾行政村丰山村民小组。

它在我的心中是那么高大，那么神圣，那么令我向往。这个坐落在子洲县西北角的最偏远的村子与子长的涧峪岔乡郭家河村、横山县好圪村相连，狗叫一声，三个村子都能听见。我的爷爷最早在绥德县四十里铺的雷家圪塆村，父亲八岁时，爷爷去

世，奶奶带着父亲孤儿寡母来到子洲，改嫁到丰山村刘家。

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使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劳、勇敢、与人为善、吃苦耐劳的品格。十五岁时，父亲就参加了红军，然后跟刘志丹、徐海东在陕北红军、红十五军中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回村一直担任生产队干部。父亲常常用他的经历教育我们。六七岁时，天还不亮，其他的孩子还在熟睡中，他就要我们早早起床拾粪，喂牲口，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勤快。十一二岁时，我和二弟就经常到山上砍柴，这几根，那几根，一冬下来，院子旁整整齐齐地垒着一堆柴火。邻家干妈经常夸奖我们。

我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小时候家家吃糠咽菜，靠洋芋熬酸菜充饥，到1967年、1968年天灾人祸，家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充饥全靠山上的野菜野果。山上可以吃的什么也找不到了，树上可以吃的都被采摘光了，榆树皮，就连五加皮叶子都被吃光了。打谷子扬场后剩下的以前用来喂猪的谷糠也成为充饥的食物。起初，是大人们大便不下，后来小孩儿也大便不下。一开始，我们还嬉笑打闹，到后来大便一次就像要命一样，喊爹叫娘。不少大人想方设法使小孩儿们排泄出那些干硬的死死卡在肛门里的谷糠。村上的三老舅一家，本身孩子多，家里穷，以往瘦得皮包骨头的他，几天不见，面目全非，头肿得很大，脸色蜡黄，十分怕人。大人讲，那是饿得浮肿了。看着就要饿死的三老舅一家，乡亲们这家一碗米，那家一点儿洋芋、白菜、黑豆，凑合着把三老舅一家救活了。

我们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原本过着吃饱穿暖的生活，因为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家里一贫如洗，成为全村最为困难的家庭。

> 7 >